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石侍郎加七級王利誤

唐六十

王忠嗣碑

碑高一丈三寸三寸廣五尺九寸四十
二行行五十字行書在渭南縣鄉賢祠

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潁川郡開國公元載撰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

清太微宮使魏文崇譽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
緒書

太中大夫行少府少監集賢殿學士趙基篆額
睿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
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 天子勞旋告成迺
慮西戎迺制詔丞相御史浴爾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採
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
六師万口皆全礮裂單于封狼居山歸馬漠南列郡祁
連撫茲北荒厥功茂焉大戎睚眦作虐西裔攘據石堡
渙獵青海皇天震怒以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

主誅猶狂先零國怨家讎建牙榆溪樹羽河源東綴飛
狐西蹙陽關本天下勁兵制緣邊万里徂長轂動雷驅
旌旄轡插千雲蔽地歛流沙而斂烏弋峻崑崙而瞬濛
汜方且繕完補缺勤稽戒車圖全遺近功盡敵非一戰
陳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
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專嫌公不附寢營
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隙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議竟
羅大獄雖釗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辯牙
門之至冤逢匡石之排妬守汚上沒于漢東涸我橫
海鱗年終四十五羯胡得口并雲朔莊禍幽燕縱鳴騎

於兩都投大艱於區宇悲夫父

龍顏之英主感

風雲之早契殼禍於微圖堅在危乾坤改施忠邪易地
謫放墜落離披困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狩

與於巴蜀劫

宮廟於蛇虺口倒持而授柄豈天

意與人事

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

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蕭清東士
正位

北宸傷聞鼓鞚裁感風烈追贈兵部尙書

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枉國之任也

義明運謳神所勞也公本太原祖人六代祖仕後魏爲

青州刺史北齊爲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

馮翊掾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
太守安撫朔方諸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
以騎士屯蕭闕盛秋臨洞牧禿裘舉卅萬衆東踰狄道
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噉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圖西使
驅掠馬牛燔火照平涼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
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徵涼州之援公以
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口口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
方爲四夷恥終遺大漢羞穢守封壘身爲障蔽辭難就
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微諸公誰不樂此乃拔
勇簡材輕賚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雷動塵移自辰

祖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
戮橫潰宵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於蒙口殲困
獸於達毗株輞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蔚崆峒侔厚
漂血與汎河爭流氣盛忘銜攝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
蒼黃顙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譙洪穢於
鬱勃五十年間大羊遷迹不敢覩邊以取當咸皆失墮
而遠客歎嘆古烈名垂壯籍初

憲宗省書

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復
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駟
吊祭命許國公蘇頤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麾兒

屬將飾柩護喪封墳寵葬公之道閔年初九歲 詔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持令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聲哀而迸血沾衣左右動容 上亦

歎歎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万户侯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紱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

肅宗同卧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墮未嘗迕目孰云有過每歲 天子口戎整旅冬

狩秋田翼轡奉車越莽凌阡陌麟長楊掩兔黃山蹙履輕狡流離往還斫犧益奮搏捷無前出而有獲多不自

賢

上旣知公有日磾之純固加李廣之材氣義形於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誠守代州別駕大同軍戎副于法大豪問門自斂賣功老將俯伏聽令涼秋八月乘乾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單戈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擢能當輒破往往射鴻者居公掌握中匈奴憚邊不敢犯口

肅宗口

上泣曰王忠嗣口材敢戰必恐亡之卽日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時方就冠

元獻皇

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以嘗恥未雪激憤逾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

靈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志而感

其衷俾以中郎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
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敵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
其天閼枕戈假寐如 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
轅張掖公□□以歸報願一甘心乃候月乘風卷旗鞭
馬精兵七百弩深入鬱掠川遇贊普牙官踐更角武戈
鋌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
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
超乘貫差當前皆廢吐蕃九將臨高整振公陷臂走腹
曲折廻旋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益振肩倚膝踦踏

藉蹙圯盜軼機駭群擠亂墜提刀四顧如土委地網決
網漏逋誅久矣旣伐且吊當而勿喜芟夷之又蘊崇焉
係纍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羊繫駒殆將
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廻幕府上功貳師奏
狀

上益歎息 詔令凱旋

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

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
隅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先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
返公度紫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車重杜希望之輯
鹽泉也戎侵宇下三師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

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口光乘之征駱駕峽也會援於李陵臺河朔受全軍之惠初佐戎闢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槁梁洪河泝西海縱雷鼓勇士厲指撻振耀傍惶塞賚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獵鼙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度漢聲言口附叛悉審引弓乘後剋口會師中使遽聞裝

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壇之任得守便宜冒頓北方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大種不輕用兵勢閭言

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餼出蘭山含垢并容兩存
口口全口口重開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
單車疋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策
黠將侵鎬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
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誅以離其約二
虜不合道口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

不念中國之費乘機之速其十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
解戎飄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
滅公僚對不羈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彼有乖離之
漸我知貪利之戒威加幽荒武暢陰海口口歸德不二

二歲因白退審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
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偏後有事讐之恐縮朝
遷徙散亡貧破遭罹瘃墮之患傍緣諭告之辟朝不及
夕以俟王師受言而去者什二三委辯而降者五千帳
明年秋引軍度碛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壞巢焚聚涉汨
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尸請命斬白眉可汗之
首傳置藁街繫葛督祿娑匐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
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厥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
爲君長自尊任爲賢王保薩河口以據丁零古塞謂中
國有磧函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

思歸故地卒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自白道誓
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鄉導覘視井泉
命王思禮李光弼爲遊軍收羅服聽顧万里若俄頃過
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夜駢胡馬
暗合戎圍自丑至辰頭駢而縛乘無物故士蓄餘怒羈
虜全國永清朔土告類上帝薦功

皇祖三

代之盛猶狁孔熾方叔吉甫駢之而已勤霍倦衛蒙亦
終艱口口築怨糜漢儻費雖張慤列三城衛公擒韻利
穀過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將已來肅將天
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責種大漠無

王庭恢武節而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
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弃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
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爲
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周設崇墉万堵開陽
閘陰拓跡爰土藏山掩陸磅礴固護西自五京東暨渙
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掎要塞風揚沙
絕漠起鳥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靡黃不得雜其象
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遠而南向冰河
風壯車甲鱗萃誰何疆理千長百帥秦將燄於降虜漢
卒羈於戎騎公乃衛懸華稟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

遠駕恢我朔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顧
國也巧文傷訛納密事襲借公爲資動搖

國本

諷操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辟猶驚獄吏而貫高長
者竟出吾王成公謗居人無不恨方逆胡之地亂也竟
并河東僞桀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兵撫
嶠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
留鎮廢公先期應 詔未覲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
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擒抉排折俾公終敗公
之始仕也自家移孝孤童被識策慮奮發義勇偏億其
父任也厲三軍之氣同万夫之力致誅則百蠻竦振武

則舉強服支離約已盡悴事國嗚呼哀哉惟公明邁激
朝信廉仁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
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迂器與時屯折衝狀
難之臣旅踵及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慨
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漣矧我依仁受賜託姻逮
予守官秉策司勤運恒功在誠存理寃明沒河渭蒼口
古原左掌太華邪睨鴻門刊銘路隅庶慰精魂其詞曰
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
非好勝樂殺欺降嗜利絕域到李杜卸悲起每原始而
要終吾固知其所以溫溫清源幼寤

聖君勇必

顧禮質而能文摧剛爲柔塞口解紛破虜忘口平戎讓
勳肅致天討義誅不順密謀神斷四回六奮火烈風掃
達驍電震捨服解綱知成示信首膾歸堯三苗格舜有
守矜功謂之不克井堙木刊孰云非賊唯後將軍古訓
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罹口
故頗僻反側蒼鷹厲吻錐鷺爭食賴倒靜遇汨陳白黑
威暴都賴功隳卽墨浩歌滄浪飲恨南國希仁聖之遐
暢兮亦管誅而蔡殛謂賢哲之悔亡兮顏與冉又不得
桓尊周而滅項猶存功而掩慝苟思人以愛樹將十世
而宥直如爲虜而報讐使口讒而失職顧汎城以流動

投潘諒而太息賈生徒驚於糲繩北叟焉知其倚伏松
凋玉鉄直岡貞蹶竟埋干將終碎明月宿草陳根蕪沒
蒼墳垂清風於頌石與終古而存存

大歷十年四月三日建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所
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于書稱
名家與李邕相伯仲弇州山人稿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大歷十年元載撰文王縉
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石墨

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策石堡料祿山皆深謀早見

非一將之識也獨爲林甫所惡陰使誣告明皇不察
論死非哥舒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免然猶貶死史
稱工於謀國拙于身圖其然哉元載清源丈夫也其
筆力庸冗固爾不言林甫排陷何也史稱忠嗣華州
鄭人碑稱華陰人碑臨州城西三十里赤水道南又
南高原卽其塚也余猶及布氈其下頗極穹窿追琢
之妙非今人可及側刻水獸尤奇異怪偉益令人遠
想唐人畫蹟不覺色飛萬歷間渭南崔令君邦亮忽
移置縣城之西道北不知何故金石存

按忠嗣初名訓賜今名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欲

奉太子帝怒付三法司枷治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代贖罪貶漢陽太守久之遷漢東郡年四十五而卒碑多不詳忠嗣功在社稷知祿山有亂萌不免以讒死史官惜之碑文宏麗其敘述處多與史合至云借公爲資動搖國本成公謫居人無不恨以四語易史傳數行微而顯矣金石後錄

王海賓戰死青海西元宗育孤於禁中恩隆寵渥千載下爲之飲血况身受其賜者乎清源之不爲身謀良有以也特元宗始厚而終薄始任賢而終信讒亦始治而終亂然而社稷無限唐祚再安用舊日之部

曲成光復之大功其一念誠懇夫固有入人深者矣

來齊金石
刻考畧

史稱忠嗣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貶東陽府左果毅
爲李林甫所惡貶漢陽太守碑皆不及之舊唐書敘
元載王縉官爵較詳亦無載封潁川郡公縉太徵宮
使齊國公事是史碑兩失之可互証而兩得之者也
崇元館本崇元學天寶二載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
爲之領兩京元元宮及天下道院攷嵩陽觀聖德感
應頌石臺孝經李林甫陳希烈等題名並同新史百
官志及籍本傳並稱爲崇賢館者誤

開中金
石記

按載封許昌縣子見於唐書本傳其進封潁川郡公
傳却失書王縉封齊國公新史亦未書也載以中書
相領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縉以門下相領宏文崇
元館大學士史所謂宏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也
崇文館置大學士則百官志所未詳吐蕃者南涼禿
髮利祿孤之後音轉爲吐蕃故碑稱吐蕃爲禿髮

涓研

堂金石文跋尾

舊書忠嗣太原郡人家于華州之鄭縣新唐書云忠
嗣華州鄭人今案碑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禿翊
掾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所錄較詳于史而史特

就其占籍之始言之宜參之此碑爲據也紀功與史
同然其文頗贍麗可喜蓋亦所謂當時體也碑僅磨
泐數字細推皆可識唐石刻之幸完整無缺者如是
碑亦不多見其爲後人取資多矣

接堂金石跋

按碑敍忠嗣先世但有六代祖五代祖述其由太

原祁徙家華州鄭之由而不稱其諱下云皇考諱
海賓而不及其高曾祖唐書宰相世系表太原王
氏有大房二房皆無忠嗣名故其先世無攷父海
賓舊唐書云爵太谷男碑不書新傳亦無兩傳皆云贈

左金吾大將軍碑作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

舊傳又云開元十八年又贈安西大都護恐碑云
安北卽此也碑云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
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元獻太后者元宗后
楊氏生肅宗及寧親公主其後寧親下嫁張說之
子垍碑所謂擇配主饋之語所未詳也其餘碑敍
歷官戰功諸事蹟大較與兩傳合而文繁句冗意
爲辭掩讀之不易了了碑無薨年以舊傳攷之在
天寶八載其贈兵部尚書在寶應元年而碑立于
大歷十年則距其薨二十七年至撰書者元載王
縉其同居相位亦在寶應廣德之間則自撰書當

在其時書後又距十餘年而始立石也

真化寺尼如願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蓋題唐固師故如願律師謚大正覺禪師誌第六十六字並正書

大唐真化寺多寶塔院故寺主臨壇大德尼如願律師墓誌銘并序

勅檢校于福寺法華道場沙門飛錫撰

隴西秦吳書

大曆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廿九日律師薨于長安真化寺之本院律師法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

獎善勸之盛實以寶乎律師天生道牙自然神秀十一
詔度二十具圓弥沙塞律其所務也分瓶之義不
殊折金之理斯在律師僅登十臘聲實兩高遜臨香壇
詳不見允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其慧也月照千潭其操
也松寒萬嶺乃曰威儀三千吾鏡之矣度門八万復焉
在哉遂習以羅浮雙峰無生之觀位居元匠矣

我皇帝慕聖君臨千佛付囑

貴妃獨孤氏葛蕙蘊

德十亂莊

時受道

紫宸登壇

黃屋因

賜律師紫袈裟一副前後所錫錦綺繪帛凡數千疋以
旌其高歿乎盈庭了無是相道何深也由此

勅書

壘篋

中使相望 御馬每下於

雲霄天花

屢點於玉砌繙捲多寶塔繕寫蓮華經環廊綴桓金釗
耀額題 御札光赫宇宙皆 吾君之特建亦

貴妃之爲

國宏哉噫律師擲鉢他方應遽還於

靜室散花上境何便住於香天顏貞如生若在深定曲
肱右脇湛然已滅春秋七十六法夏五十六鼻以上聞
皇情憫焉中使臨吊賻贈之禮有加常等律師

累聖欽若三都取則意滌江海心開虛空而今而後智
難繼美於戲 六宮誰授其影響八部孰示於衣珠
鴻路醒而却迷人花茂而還落衰哉弟子長樂公主与

當院嗣法門人登壇十大德尼常真勑賜弟子證道政
定證果寺大德凝照惠照凝寂悟真資敬寺上座洪演
寺主孝因律師真一遠塵法雲寺律師遍照等凡數千
人則懿戚相門愛道花色而爲上首忽皇宗匠如覩鶴
林卽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奉 勅法葬于長安城
南翠原塔之禮也素惄悽於道路丹旐慘於郊局式揚
國師敢爲銘曰

紫袈裟者彼何人已了如來清淨身登壇不向 明
光殿去去應超生死津

廣平程用之刻字

按銘云律師薨于長安真化寺師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裔僧尼之化未有稱薨者此如願爲隴西人又爲申公之裔必是宗室之女故其化也稱薨以別之

唐書宗室傳
申公無考

銘又云貴妃獨

孤氏葛覃蘊德十亂匡時葛覃作葛覃殆借用字獨孤氏爲代宗貴妃大歷十年薨追冊爲皇后謚曰貞懿唐書后妃傳不詳獨孤氏之薨在何月此銘則云律師薨于十年五月葬于七月而文稱獨孤氏爲貴妃可知獨孤氏之薨在七月以後矣銘又云弟子長樂公主主爲肅宗長女始封長樂從

身宿國下嫁豆盧湛傳不云其師事如願也銘又
云奉勅法葬于長安城南畢原長安志畢原在萬
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法葬二字始見于此

裴遵慶碑

碑拓下截未全不知所缺幾字廣四尺
四寸二十四行字數不計正書在洛陽

□□□□光祿大夫□□□□□□□□東郡
貞□□□□□□

朝議大夫□□□卿□□國史充禮□□□□□
□□□國楊綰文

易坤之爲義臣道也君子履之文言曰直方大不習□

必求其意口法者口極於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加徒沒辭口翻動文致於理下闕體口自

前脩口批案云才辯不足口人威力不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省口口口口口口別曹奪已口之缺下

口外口轉司勲吏部郎皆掌曹事前古官省而久任中

代口口口口口口鄉里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重專下闕口口口萌難口隱匿口環訛爲口結投刃不惑

應弦而口口自口口口不自尊其口口口問望已口於

公輔矣丁內下闕口太守外口口口中權口擾私欲口求

不給則口口口貶守口口口口稱惜口口口口口郎中

至德初口口賊庭將下賀於朝口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戶部口授吏部郎口口之後以擢口口口之道口而多端公鑒以口下除吏口侍郎平章事時寇戎未平口國多務口以數變生害穀以不通爲急公口口口敬口之信不擅其利不下則口而口溫雅口浮謗口口矜伏諷諫見口口口內擢口口口口爲文口惟左右近口口記削口之疎數莫知其下食一百戶又追先口口之德寵贈正司以口勉焉公以季當賜杖禮有懸車不矜口口口口口節固請下還上難口口至口太子少傅又以官制口明選曹求舊還

除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再口口口口人願也公味順積

中口

下
闕

欲進之口及踐大任無自喜之色當其未可審

其體而能安當其可蹈其口而不失每口安危故事興

替舊章諭同

下
闕

口極上列祭口實賦養不加厚謙以自

持酒禮之歡儉故能廣林泉之口口口口惠愛以合

親施舍以周給古之

下
闕

以大寧十季拾月二十九日薨

於口季縣升平里之私第以明季二月二十口日口口

于東都萬安山之舊塋

口謚曰口口公禮也

詔使口口奠客護喪卿大夫庶僚百吏追送于國門

之外生榮歿哀人理至矣有子太子

下
闕

口踐德之口口

抱口之口口之義以文見託論譏口口口不口
其銘曰

天生萬物有真有則人之秉彝好口口口空之天古
訓是式知口知口有嚴有翼慈善同廟敬口奉職五刑
恤口下闕口是力口口口口口自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直是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盈虛與時消息口口口

口哀榮同城

下闕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畧以
碑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爲濱陽太守貶符陽
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

尚書右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爲吏
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
十五碑云遵慶謚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金石錄

寶刻類編有右僕射裴遵慶碑云楊綰撰盧曉隸書
大歷十一年二月立在洛今碑缺年月及書撰人名
知卽是也碑記遵慶歷官詳于本傳云以門蔭授興
寧陵丞參遷大理丞外轉司勲吏部郎丁內難去
職免喪以太守外至德初○○賊庭將趨行在故
太尉清賀於朝遽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戶
部○校吏部○郎黃門侍郎平章事就加金紫光祿

食一百戶口口太子少傅口口吏部尚書遷右僕射
并領口口云云皆與史不甚異遵慶有二子向會宰
相世系表云向吏部尚書會都官郎中

中州金石記

裴府君遵慶唐書列傳並取之此碑而載此君歷官
頗簡畧金石錄已指其疎然碑言轉司勲吏部郎又
遷兵部戶部侍郎傳並亦未之及趙氏旣摘言兵部
而戶部仍不爲傳文舉適當更依碑爲據也碑于論
蕭克濟罪案云才辨不足聚人今傳以才辨作財賦
語太竄易恐失其實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拓既不全而存者文多缺泐如金石錄所

稱自吏部郎出爲濬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
郎中薨年八十五謚貞孝趙氏皆及見之而今畫
泐矣碑前但有撰人楊紹而無書人恐亦泐也碑
題尚存貞字當卽是謚貞孝之貞字也唐書宰相
表及楊紹傳紹以大歷十二年遷太常卿充禮儀
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
館大學士兼修國史今碑於楊紹結銜但存朝議
大夫字卿字國史充禮字可据傳以補碑之缺也
新書裴遵慶傳云字少良此碑有字重二字似其
字上爲重字非少字然碑上下皆泐不足據也碑

不見其敘上世但云遠先考贈司空而不著其名
兩傳又不敘其父宰相世系表則遵慶之父諱惲
字翁喜杭州刺史河東縣男而不載贈司空碑云
批案云才辨不足口人威力不口口口口据新傳舊傳

無云邊將蕭先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

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
此傳語如是也而授堂辨之云今傳以才辨作財
賦語太竊易恐失其實不知授堂所据何本唐書
而以才辨作財賦也碑云食一百戶又追先口口
之德寵贈正司以口勉焉此敘其封邑及贈父司

空之事是時遵慶將告老則已官尚書右僕射何以祇食一百戶疑碑有訛泐也碑云薨于萬年縣升平里之私第長安志昇平坊西北隅有東宮藥圃尚書右僕射裴遵慶宅注引國史補曰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此可補碑傳之所未及也

王履清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六分廣三尺四寸二十三行每行字數無考正書篆額在高陵

唐故同朔方節度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慈

州刺史汪府君神道碑

朝散大夫行河中府功曹叅軍上柱國賜魚袋上谷侯煥撰

府君諱履清字履清京兆萬年人也王惟聖後系出田

宗闕也五代祖立行工部郎中更靈夏襄潭等四府都

督封晉陽下早世考尚賓歷原州叅軍事定遠城兵曹

叅軍贈金紫光祿大夫下藝尚德業脫畧諸子憲章五

經處吏事也能果斷居朋友也無忌下以桓文之勲伊

呂之重開建大府下邦家長城知其名而辟之闕

中幽寧三道營田等務致使後來難繼前政口慙豈止

充物當時苟

下闕

力寘夫恤弟疾篤割其股肉則所部靡

草上之風矣秋麥雨歧靈芝

下闕

旌別府君課効多此類

也以前後功累遷官凡十五任而至金紫光

下闕

汾陽王

以吉昌濁河上流邊郡善地戎州夷落易動難安永言

緝綏

下闕

帝可其奏仍乘傳在郡又敷輿術載底吉祥猛

獸渡河而去境感我善

下闕

兩穗卿雲炳而五色瑞圖驟

披臺使攸届於是歸禾之

詔藏在

下闕

命賢愚同

歸以大寧十一年正月廿四日適疾不起薨于官舍之

正寢享

下闕

兄履堅朝散大夫守豐州長史弟履濟朝散

大夫守慈州別駕長子綸朝

下闕

葬合度以十二年二月

廿日還葬于高陵之奉正原禮也名成於代官達於下關
匪敢愧詞迺爲銘曰

聖祀百廿奔廿其昌有媯之後言育于姜陳宗不守命
氏惟王滔滔秦淮爲我下關廿濟其羨芬芳竹素跌宕杞
梓君家盛事不可勝紀

天步未清

下關

上介部

有仁兄歧麥挺秀靈芝發生 邊郡近胡邑無完郛荆
棘誰剪豺狼未駢

下關

皇帝曰俞 下車幾何畏愛更作

允文允武爰究爰度畜牧新泰謳歌簿

下關

竇孝子負土

嘉禾有畔吉凶同域生死一貫倏忽長逝嗚呼永歎

舊业還葬遠道

下關

日羽葆秋煙一掩黃泉于萬億年

大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建

太

按文云恤弟疾篤割其股肉是兄療弟疾而剗股和藥也此事世不多見因拈出之

高力士殘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四寸五分廣五尺三十行每行字數無致行書額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贈揚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二十字篆書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內侍監

下闕

尚書駕部員外郎知 制誥韓

下闕

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爲之歌馮賓曰遠矣

下關後衰而復起一飛冲天伯服有子不在外其爲中貴

乎不在下關馮之先有自北而南者自宋懷化口業以至

於益五嶺之表推下關子智幾爲高州刺史智戴爲恩

州刺史智口爲潘州刺史咸有下關襲位象賢口禮主

祀守封且有善口口口代祿使有口口口察口下天子

廣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州刺史又贈廣州大

都督下關侍玉階則天矜其穎巢知必成器選內官

而母之命近侍以下關竊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

鬻宗口然提劍而起公實勇口下關卿宰臣因以決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誤諫而不犯下關也公弱

口之日太夫人口口于南荒服遐陬晨昏問絕折菱之
教下而至稱觴拜慶兄弟鴈行自閭徼而就養口城當
代罕有終堂之下官卑乞廻所授上允其請時議

稱多君子曰此所謂事親之

下車駕幸三山宮

天

子講藝呈材威戎夸狄有二鵬食鹿口口下飲羽而片
雲徐下壯六軍而增氣呼万歲以動天英主惪心

下而平之臨大事而有大功皆此類也口口口口土內

口今朝散大下首爲監遷冠軍鎮軍輔國驃口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下使歷官口任五十餘年從

蒙塵口口口口口歸長安一心貫下可得而聞口

上口初口口請口口口口口之心常在

魏闕下

口州龍興寺享年七十有口口口口喪至於滅性斬

口之痛何

闕下陪葬

泰陵

曆成其志也夫人呂氏

闕下

而不遷嗣子口口口口前將

口口口南海郡開國公口悅禮謂猶口

闕下旅有加口口

口口口口貞口口文用紀口陵之側

大君口命口

闕下

惟公之口南

口口口口口家傳擁旄有馮之後遂

育于高

闕下惟公之口出入

口口口口口事

隋

陛下口歷載五紀口口

闕下惟公之口達于口口

口口万里自越阻京爰及風樹口其哀榮 惟公下勲

會合風雲口口口口口口口紛一麾而口克定口口

惟公之節口

下勣

口口口

二聖晏駕口口口口哀而遂

口口口黃口

惟公之葬 泰

下勣

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五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奉

勅口

右內侍監高力士碑石已中斷失其下截每行止存二十餘字文稱馮益子智戣爲高州刺史智戴爲恩州刺史智望爲潘州刺史攷唐書益傳惟有智戴及智或無智戣智望亦不云智戴爲恩州刺史皆其漏

畧也史稱寶應元年力士自巫州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而卒不云卒於何所此碑云朗州龍興寺蓋其卒之地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力士蒞官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大將軍舊唐書本傳不紀鎮軍輔國唐書但云累驃騎大將軍皆于文爲畧力士幼與母相失唐書云嶺南節度使得之瀘州汲古閣本作麗州舊唐書云嶺南節度使于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兩地徵異考力士旣爲瀘州人則母先失而後歸土嶺南節度訪而得之亦或然也舊唐書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

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蓋哀
隕卽在朗州矣碑云薨于朗州龍興寺較史更爲詳

實

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口窺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元宗口然
提劍而起公實勇口此卽傳稱先天中預誅蕭岑
等事唐書元宗紀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岑
義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傳稱力士以功超拜
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碑載車駕幸三山
宮有二鵠食鹿又云飲羽而片雲徐下壯六軍而
增氣呼万歲以勳天此似從幸狩獵等事而兩傳

皆不書碑文又泐不能得其詳也碑云夫人呂氏舊傳載開元初瀛州新傳作河開呂元晤作吏京師女

有姿色力士娶之爲婦碑又云嗣子口口口口前

將口口口南海郡開國公口悅禮此是力士之嗣

子名悅禮爵南海郡公者兩傳亦不載舊傳稱力

士卒于寶應元年二月銘詞有二聖晏駕之語二

聖謂元宗肅宗也碑立于大歷十二年距其卒十

六年蓋代宗時追念其保護先朝之功贈官陪陵

而表其墓也

季元靖先生碑

碑已斷裂約高一丈餘廣三尺二寸五分厚
分四面刻前後各十九行兩側各四行行皆三十九
字正書在句容

縣茅山玉晨觀

有唐茅山元

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龐以孝

敬皇帝廟諱改焉廿一代祖宏

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

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嶷陳桂陽王

國侍郎曾祖榮

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龜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

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与天台司馬練師子微

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考行議證曰正隱先

生母琅邪

王氏賢明

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時日

獨取孝經如捧讀焉

卿好靜處誦習墳

典季十八志

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

纂數季神龍初以清行

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卷過

口不嘗甘旨之味食唯擴麥而已

封植膳羞皆出其手

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季從司馬

林師於

王屋山傳受大法臺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

與旨

元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

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

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賈璽書徵之
既至廷入禁中每欲詔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
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

肅宗知不可強

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翦薦將墜真經祕籙亦多散

落請歸修葺乃特

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

賜絹二百

疋法衣兩副香爐二具

御製詩及序以

餞之又禁於山側

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

祈禱成絕牲牢先生以

六載秋到山是歲

詔書三

至渥澤頻繁輝映崖谷初

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

楊

君陶隱居自寫

經法歷代傳寶時遭罹亂散逸

無遺先

生奉

詔授求

悉備其跡

而進上之先時

齋

宗將求大法請

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冲疾辭而退泉

大同殿

七載春

元宗

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春之三月

中官齋

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剋受經誥是日於

繫修其事

遂遙請先生爲元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

之禮因以魯靖爲先生之嘉號焉仍

詔刻石於華

陽洞古以志之

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

所有芝

草八十一莖

散生於松石之間

詔俾先生與中官

啟告靈仙

紙封表進夏又

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

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

造其官備以供香火

秋

七月 又徵先生既至 諸君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
山其季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
異人所 莫覩先生 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禁
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詞告老 御製序詩
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 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
紫陽之東麓岡山別建齋院立 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
過生甘露因以上聞特 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
洞真法傳昇元先生 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
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始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義妙
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

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

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齋己酉歲冬十一月十

有四日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

二月八日門人赴懇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鳥遷窆

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

鍾置於墓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

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

游可曲鬱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譽

是知順風而問督於黃華望山而請今見於

鑑宗矣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

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首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
寧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
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季頗工篆籀
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

魏宗詔山人王政

強請先生

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

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鑿葉爲
能極於轉練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朴
妙味元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

季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靈微遂
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練師景昭復

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練師景昭復

書於真卿恩卷

綱繆足勵超然之志然

宗師可仰望紫

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

達泉大齋六年真卿

罷刺

臨

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

蹕而轉刺吳

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

心瞻望林

借山之記而景昭泉郭

閔等以先生茂烈芳猷

願銘金

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

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

子殷淵遺名韋

渠年嘗接采

真之遊

緒聞舍一之德敢

強名於巷黨曷足

辨於鴻業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

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啟元吉元

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勃蔚上士

惟康甘露呈瑞靈芝勃蔚上士

云隱

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

裁德本無累道

心

有常寔曰形解孰

云坐忘伐石表墓

勒銘

傳

芳谷變陵遷厥跡弥光

大慶十二季夏五月建

渤海吳崇休縛

紹興丁巳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頽碑書溪沈

作舟

扶起之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

弇州山人稿

茅山元靜先生碑一顏魯公楷書并文一唐柳識文

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茅山

考叢餘事

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爲王遠知體元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爲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

金薤琳瑯

予嘗遊茅山過雷平池登伏龍岡弔先生墓慨然有

遺世之想碑中所謂靈芝甘露固不可復得卽鬱岡
山齋壇仙院亦改舊觀惟穹碑屹峙聲施至今

金石後錄

魯公以大歷六年罷判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二年爲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元靜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靜死又八年而公爲之作碑留元剏年譜系碑於大歷八年誤也是年春三月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稱湖州刺史當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

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
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

盧舟題跋

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予云向游茅山至玉晨

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尚存二十餘片

道士不知寶愛委諸冀士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

人間矣前出游山記示予予竊惟辛楣以訪碑出游

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予諱諱者蓋以拾殘補缺

爲守土者責也予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

文徐君彬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椎捐越月來報言

此石見存觀中者半屬疊床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

居民家供在書案者檢來共得二十三片當運至學
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以架空磊竪並郵到揚本六
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經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
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
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面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
九字計其殘缺字八百三十有九以硃書補注之適
賈人挾此碑宋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
神采尤爲煥發予且喜且驚豈知予相需之殷來索
重價耶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耶乃償賈人直付姚
東樵以缺字鈎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

觀日久仍不免有摧裂之虞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別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頂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以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敘次之據復建石亭以覆之爰借僚友捐廉以襄其事茲因工竣而爲之記

汪志伊記

按碑在茅山玉晨觀雲笈七籤紀洞天福地第八十四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真人治之江寧府志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初名句曲山又名

已山皆以形似名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
朝諸侯更名爲會稽茅山記秦始皇三十七年遊
會稽還登句曲今茅山北垂有良常秦望諸山以
始皇名也漢有三茅君得道於此因謂之三茅峯
梁陶宏景亦隱居此山道書以爲第八洞天第一
福地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一曰茅山山以三茅
君得名漢茅盈元帝時隱句曲山學道遇至人授
以仙術盈弟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
來就兄皆得道世稱三茅君者是也玉晨觀在大
茅峯下舊傳高辛氏時展上公于此得仙其後周

有郭真人巴陵侯漢有杜廣平東晉有楊真人許
長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靜南唐有王貞素俱
在此得道梁爲朱陽觀唐太宗時爲華陽觀明皇
時爲紫陽觀宋祥符初改今額王折續文獻通考
仙釋考道家姓氏不載李含光歷代道家統紀惟
載天寶六載五月詔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
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
葺酒掃語與碑所載合但据碑則紫陽觀側近是
二百戶續通考疑脫二字也其餘碑文所載俱無
攷確敘元靖先世二十一代祖玄不見於漢書高

祖文崧陳桂陽王國侍郎文崧陳書無傳桂陽王者陳書列傳諱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所謂王國侍郎者蓋卽佐史之屬也碑云先生以大歷己酉歲遁化己酉爲大歷四年道家辭世謂之遁化始見于此碑稱元靖各種著撰惟本草音義二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餘如老莊周易學記義畧諸篇皆不載碑云先生工篆籀隸書客云賢于其父因投筆不書是其父孝威亦能書也今檢書譜無其名碑云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

西節度唐官稱無浙江節度據唐書顏真卿傳
是浙江道節度使此碑舊文原是充浙西節度
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賈宋搨本見有闕字因於
浙字下妄增江字耳

金石萃編卷一百終